

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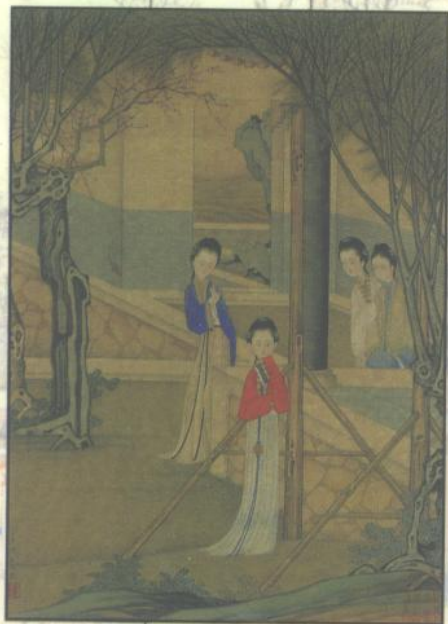
古典

小说大系

第四辑

3

欢喜冤家



禁

毀

大

观

大眾文藝出版社

西湖漁隱人／編著

中国
古典
小说大系

第四辑

3

欢喜冤家

西湖渔隐人／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欢喜冤家/ (明) 西湖渔隐人编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 9

ISBN 7-80094-616-9

I. 欢… II. 西… III. 古典小说: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3721 号)

ER92/21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 100021

北京市昌平环球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5 字数: 476 千字 插页: 2 页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29.80 元

出版前言

中国古代小说，作为一种不能与正统文化相比肩，且始终不得登大雅之堂的“亚文化”，经历了曲折、艰辛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历代统治者不断的禁毁活动，又使其发展进程屡遭封杀，而难于走向真正的成熟。直到鸦片战争之后，试图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先觉者们，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小说是他们革新的有力武器，于是开始了小说界革命，小说这一文体才由文学边缘向中心移动。

然而，当我们回顾一下古代小说屡遭禁毁的原因及背景，则不难发现这种官方行为与社会政治的变迁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小说从宋元话本至明清章回小说，逐渐走向繁荣，而这一阶段的中国封建社会则是盛极而衰，政治、经济都是向极端专制主义滑落的时期。统治者禁毁小说的活动愈演愈烈，其禁毁的目的也已由对直接危害现行政权的防范，上升到对文化思想的钳制。

中国小说起源于古代神话、传说，六朝志怪、唐传奇以文言形式开其先河，但由于文体限制，这种文言小说终于在宋元以后衰微。与此同时，民间以说话人为传播方式的白话小说应运而生，明清四大奇书的问世则标志着小说已由说书人口口相传发展为文人的独立创作，从而进入其高潮发展阶段。小说这种文体本应按其自身发展规律不断成熟起来，尤其是进入明中叶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导致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与之相应的是社会心理和哲

学思想的转变，僵化的程朱理学终于被以“人本位”为核心的王阳明心学所取代，并发展为以李贽为代表的异端思想和文艺启蒙思潮。重情、求真、尚俗的文化氛围弥漫于整个社会，呼唤人性解放的声音与人欲、物欲横流的风气，合奏成了一曲明中晚期的交响曲，白话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一时成为时尚潮流。然而与这活跃的思想领域和文坛相对立的是已昏聩难救的朱明王朝，统治者们仍把愚民政策作为保江山的灵丹妙药，于是李贽被捕，著作被毁，然其启蒙的思想一旦迎合了时代的潮流而深入人心，则很难依靠简单粗暴的禁毁活动而扼制其发展，李贽的著作虽然遭到多次禁毁却仍然盛传于世；被他及同时代人推崇的《水浒传》虽是被崇祯帝两次禁毁，却越来越广泛流传，不仅粗通文墨的百姓喜看其故事，就是文人士子也爱不释手，“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

满族作为落后于汉族的少数民族，因了历史的契机而成为其统治者。为巩固大清江山而实施的极端文化专制政策更是明显盛于前朝。有清一代，禁毁小说的活动已成为贯穿王朝始终的既定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无不颁布严刑厉法。清人俞正燮的《癸巳存稿》首次对清代禁毁小说的活动做了较为集中的整理：

其小说之禁，顺治九年（1652）题准，琐语淫词，通行严禁。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议准，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地方官严禁。五十三年（1714）四月，九卿议定，坊肆小说淫词，严查禁绝，板与书尽销毁，违者治罪，印者流，卖者徒。乾隆元年（1736）覆准，淫词秽说，叠架盈箱，列肆租赁，限文到三日销毁；官

故纵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缉例，降二级调用。嘉庆七年（1802），禁坊肆不经小说，此后不准再行编造。十五年（1810）六月，御史伯依保奏禁《灯草和尚》、《如意君传》、《浓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团》等。谕旨不得令胥吏等借端坊市纷纷搜查，致有滋扰。十八年（1813）十月，又禁止淫词小说。

清政府屡次下令禁书，正说明这些脍炙人口的小说拥有大批读者而屡禁不止。刻书的坊肆也是各有对付的办法，或是改换书名，或是在书上标明“京本”或“本衙藏板”字样，以避开禁毁厄运。清人钱湘在《续刻荡寇志序》中说得更为透辟：“淫词邪说，禁之未尝不严，而卒不能禁之者，盖禁之于其售者之人，而未尝禁之于阅者之人之心。”

根据现有资料，被清政府及地方官府禁毁的小说共有一百多种，其中主要是白话小说，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以《水浒传》为代表的“海盗”小说。所谓“海盗”小说，大多是一些历史演义，如《说岳全传》、《隋唐》、《镇海春秋》等。这些作品因为涉及造反而有可能引发汉民族的正统意识这一政治原因被禁。另一类则是以《金瓶梅》为代表的“海淫”小说，主要是指明中叶后大量出现的世情小说，其内容多为直接描写世俗的婚姻家庭、私订终身的男欢女爱，正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口味，却被统治者视为严重违背封建纲常名教而大伤风化。他们以“正人心，正风俗”为理由对这类书籍进行了无情的扫荡。应该说，世情小说的出现，是文人创作题材上的一大进步，他们开始摆脱历史和传奇的影响，而把眼光转向世俗社会，进行独立创作，《金瓶梅》便是开风气之先。在它之后，世情小说的创

作逐渐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引发了绵延百年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好逑传》、《平山冷燕》、《情梦桥》等，通过描绘郎才女貌，互相倾慕的爱情婚姻过程，希冀情与礼的合谐统一；另一方面则受了《金瓶梅》大量露骨的性描写的影响，专写风流淫荡之事，如《绣榻野史》、《浓情快史》、《灯草和尚》等，过分张扬肉欲，摹写淫态，成为名副其实的色情小说，被当然地作为历次必禁必毁之书。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载体，因其包容量大，涉及面广，反映问题深刻，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虽然在封建时代里，它们被统治者打入冷宫，不能入正统之流，然而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却有帮助人们研究历史，探索文学发展历程的积极意义。我们以当代的文化批判的眼光去面对这些文本材料，从中透视古代文化特质，应是一件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工作。因此，我们在整理这些古籍时，筛选出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汇编成一个系列，不仅可资研究之用，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也是了解古代文化的一条途径，具有很好的研究探索意义。

序

喜谈天者，放志乎乾坤之表；作小说者，游心于风月之乡。庚辰春正遇闰，瑞雪连朝，慷当以慨，感有余情，遂起舞而言曰：“世俗俚词，偏入名贤之目；有怀情笔，能舒幽怨之心。记载极博，诂是浮声。竹素游思，岂同捕影？演说二十四回以纪一年节序，名曰《欢喜冤家》。”

有客问曰：“既已欢喜，又称冤家，何欤？”予笑而应之曰：“人情以一字适合，片语投机，谊成刎颈，盟结金兰。一日三秋，恨相见之晚；倏时九转，识爱恋之新。甚至契协情孚，形于寤寐。欢喜无量，复何说哉！一旦情溢意满，猜忌旋生，和蔼顿消，怨气突起，弃掷前情，酿成积愤，逞凶烈性，遇煽而狂焰如飙，蓄毒虺心，恣意而冤成若雾，使受者不堪，而报者更甚。况积憾一发，决若川流，汹涌而不能遏也。张陈凶终，萧朱隙末，岂非冤乎？非欢喜不成冤家，非冤家不成欢喜。居今溯昔，大抵皆然。其间嬉笑怒骂，离合悲欢，庄列所不备，屈宋所未传。使慧者读之，可资谈柄；愚者读之，可涤腐肠；稚者读之，可知世情；壮者读之，可知变态。致趣无穷，足驾唐人杂说；恢谐有窍，不让晋士清谈。使蕙风发响，入松壑而弥清。流水成音，泻盘石而转韵。圣人不除郑卫之风，太史亦采谣咏之奏。公之世人，唤醒大梦。”

重九日西湖渔隐题于山水邻

目 录

第 一 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1)

第 二 回

吴千里两世谐佳丽 (22)

第 三 回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 (41)

第 四 回

香菜根乔妆奸命妇 (68)

第 五 回

日宜园九月牡丹开 (85)

第 六 回

伴花楼一时痴取笑 (106)

第 七 回

陈之美巧计骗多娇 (120)

第 八 回

铁念三激怒誅淫妇 (132)

第 九 回

乖二官骗落美人局 (147)

第 十 回

许玄之赚出重囚牢 (170)

第 十 一 回

蔡玉奴避雨撞淫僧 (195)

第 十 二 回

汪监生贪财娶寡妇 (206)

附：欢喜冤家续集

续 第 一 回

两房妻暗中双错认 (219)

续 第 二 回

一宵缘约赴两情人 (230)

续 第 三 回

马玉贞汲水遇情郎 (240)

续 第 四 回

费人龙避难逢豪恶 (256)

续第五回

孔良宗负义薄东翁 (281)

续第六回

王有道疑心弃妻子 (308)

续第七回

木知日真托妻寄子 (327)

续第八回

杨玉京假恤孤怜寡 (341)

续第九回

朱公子贪淫中毒计 (351)

续第十回

黄煥之暮色受官刑 (363)

续第十一回

梦花生媚引凤鸾交 (376)

续第十二回

一枝梅空设鸳鸯计 (389)

附：醋葫芦

第 一 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 (403)

第二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 泛湖舟直谏招忧 (412)

第三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 成员外喜而复愁 (424)

第四回

思疗妒鸩鹂置膳 欲除奸信印关防 (434)

第五回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 都院君定计择良姻 (444)

第六回

脱滞货石田长价 嗟薄命玉杵计穷 (456)

第七回

落圈套片刻风光 露机关一场拷打 (468)

第八回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 重生管鲍弦续鸾胶 (478)

第九回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 胡主事混沌索真赃 (490)

第十回

伏新礼优觞祸酿 弄虚辞继立事谐 (502)

第十一回

都氏瓜分家财 都髓浪费继业 (515)

第十二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 普渡院地藏延宾 (531)

第十三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 训劣子堂上毆亲 (550)

第十四回

告忤逆枉赔自己钞 买生员落得用他财 (563)

第十五回

昼行乐假山掩侍女 涉疑心暗鬼现真形 (573)

第十六回

妒气触怒于天庭 夙孽报施乎地府 (584)

第十七回

波斯阅招救难 都氏带罪受经 (598)

第十八回

翠苔重返家门 都氏闺堂拜谢 (613)

第十九回

都白木丑态可摹 许知府政声堪谱 (620)

第二十回

昧心天诛地灭 硕德名遂功成 (629)

第 一 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世事从天不自由，千般恩爱一时仇；
情人那肯因情死，先结冤家后聚头。

这四句诗，只为世人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件事，所以做出不好事来。且说个只好酒不好色的人，他生长在松江府华亭县，八团内川沙地方。他父亲名叫花遇春，年将半百，单生得此子，夫妻二人，十分欢喜。长成六岁，上学攻书，取名花林，生得甚不聪明，苦了先生。费尽许多力气，读了三年，书史一句不曾记得。不想到了十岁外，同了几个学生，朝日顽耍。父亲虽严，那里曾怕。先生虽教，那要肯听。他父亲见他不像成器的了，想道这般顽子不能成器，到不如歇了学，待他长成时与他些本钱，做些生意也罢。因此送了先生些束修，竟不读书了。后来一发拘束不定了，他母亲与丈夫商议道：“孩儿不肖，年已长成，终日闲游不能转头。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或者拘留得住。那时劝他务些生业，也未可知？”遇春道：“我心正欲如此，此事不宜迟。”即时就去寻了媒婆。那媒婆肚里都有单账的，却说几家女子。曰：“某家某家可好么？”遇春听了道：“这几家倒也都使得，但不知谁是姻缘，须当对神卜问，吉者便成。”别了媒

婆，竟投卜肆，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缘，余非吉兆。也罢，用了徐家。又见媒人央他去说。原来此女幼年父母双亡，命无亲族，到在姑娘家里养成，姑夫又死了。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故此到十八岁，尚未有人来定，恰好媒人去说。这徐氏姑娘与他家相隔不远，向来晓得花家事情，有田地房产的人家。但不知儿子近日如何？自古媒人口无量斗，未免赞助些好话起来。那徐氏信了，即时出了八字。因此花家选日成亲，少不得备成下礼迎娶过门。请集诸亲，拜堂合卺，揭起方巾花扇。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但见：

秋水盈盈两眼，春山淡淡双蛾；金莲小巧袜凌波，
嫩脸风弹得破。唇似樱桃红绽，乌丝巧挽云螺；皆疑
月殿坠嫦娥，只少天香玉兔。

诸人一见，果然生得十分美貌，无不称好。一夜花烛酒筵，天明方散。未免三朝满月，整治酒席，这也不题。好笑这花林娶了这般一个花枝般的浑家，尚兀自疏云懒雨，竟不在温柔乡里着脚。过了几时，仍到街坊上结交了一个不学好的单身光棍，名姓李二白，年纪有三十岁了，专一好吃好赌，引诱人家儿子，哄他钱钞使用。这花林又着他这一道，便将妻子的衣饰，暗地偷去花费，不想他妻子一日寻起衣饰没了许多，方知丈夫偷去卖了，禀明了公婆。还存得几件衣物，送与婆婆藏了。公婆二人闻知，好生气恼，恨成一病，两口恹恹，俱上床了。好个媳妇，早晚殷勤服侍，并无怨心。央邻请医，服药调治，那里医得好，这花林犹如陌路一般，又去要妻子的衣饰。见没得与他，几次发起酒疯，把妻儿惊得半死。

且说李二白见花林的物件没了，甚是冷淡。他便又去寻一个书生，姓任名龙，年纪未上二十，他父亲在日是个三考出身。后来做了一任典史，趁得千金。不期父亲亡过，止存老母，童仆在家。妻子虽定，尚未成亲。故此自己往城外攻书。曾与李二白在亲戚家中会酒，有一面之交。一日途中不期相遇，叙了寒温。恰好又遇花林各叙名姓，李二一把扯了两个，竟至酒楼上做一个薄薄东道，请着任龙，席上猜三道五，甜言蜜语十分着意。这任龙是个小官心性，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次日就拉了花李二人酒肆答席，三人契同道合，竟不去念着之乎也着了，终日吃酒吃食。这花林又是好酒之徒，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竟不想着柴米夫妻。他父母一日重一日，哪里医治得好，遇春一命呜呼。花林又不在家，央了邻家四外寻觅方得回来。未免哭了几声，三朝头七，这到亏了任李二人相帮，入棺出殡治丧料理，不料母亲病重，相继而亡。自然又忙了一番，方才清静。馀剩得些衣衫首饰，妻子又难收管，尽将去买酒吃食，使费起来。这番没了父母，竟在家中和哄了。那李二白生出主意道：“我们是异姓骨肉，必要患难相扶，须结拜为弟兄，庶可齐心协力。我年纪痴长，叨做长兄。花弟居二，任弟居三，你二位意下如何？”二人同声道：“正该如此。”三个吃了些香灰酒，从此穿房入户。李二唤徐氏叫二娘，任三叫二娘做二嫂，与同胞兄弟一般儿亲热。这李二见花二娘生得美貌，十分爱慕。每席间将眼角传情，花二娘并不理睬他。丈夫虽然不在行，也看不得这村人上眼。任三官青年俊雅，举止风流，二娘十分有意，常将笑脸迎他。任三官虽然晓得，极慕二娘标致，只因花二气性太刚，倘有些风声，反为不妙，所以欲而不敢。

一日，花二在家，买了些酒肴，着妻子厨下安排。自己同

李任在外厢吃酒，谈话中间，酒觉寒了。任三道：“酒冷了，我去暖了拿来。”即便取了冷酒，竟至厨下取火来暖。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那脸儿如雪映红梅，坐在灶下炊火煮鱼。三官要取火暖酒，见二娘坐在灶下不便。便叫：“二嫂，你可放开些，待我来取一火儿。”花二娘心儿里有些带斜的了，听着这话，佯疑起来，带着骂道：“小油花什么说话，来讨我便宜么？”任三官暗想道：“这话无心说的，到想斜了。”便把二娘看一看，见他迷迷笑眼，脸带微红，一时欲火起了，大着胆，带着笑，将身捱到凳上问坐。二娘把身子一让，被三官并坐了。任三便将双手去捧过脸来，二娘微微而笑，便回身搂抱，吐过舌尖，亲了一下。任三道：“二嫂，自从一见想你到今，不料这般有趣的，怎生与你得一会，便死甘心。”二娘道：“何难，你既有心，可出去将二哥灌得醉了，你同李二同去，我打发二哥睡了，你傍晚再来，遂你之心可好么？”三官道：“多感美情，只要开门等我，万万不可失信。”二娘微笑点着首，连忙把酒换了一壶热的，并煮鱼拿到外边一齐又吃。三官有心，将大碗酒，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天色将晚，李二道：“三官去罢。”三官故意相帮，收拾碗盏进内，与二娘又叮嘱一番，方出来与李二同去。二娘扶了花二上楼与他脱衣睡倒，二娘重下楼收拾已毕，出去掩上大门，恰好任三又到，二娘随拴上门道：“可轻走些。”扯了任三的手，走到内轩道：“你坐在此，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任三道：“何必又去！”一手搂住二娘，推在凳上，两下云雨起来。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一来标致，二来知趣，二娘十分得趣。怎见得：

色胆如天，不顾隔墙有耳。欲心似火，那管隙户